

文季叢書之二十一

燭

紅

新以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文季叢書之二十一

紅燭

一九四二年八月

渝一版

一九五一年四月

滬二版

著者

靳以

編輯者

文季社

發行者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

定價人民幣九千元

目次

降居們·····	一
窗·····	二三
紅燭·····	三二
雪·····	三六
我的房東·····	四一
沉默的旅車·····	四九
珊瑚壩·····	六二
我坐在公路車上·····	七八

兩路口.....九六

北京人.....一〇六

給一個憂鬱的孩子.....一二二

給憂鬱的人們.....一二九

給孩子們.....一三五

霧中的來往.....一四二

霧城遠簡.....一四七

信.....一五四

迎着逆流.....一六〇

一條彎曲的河路·····	一六五
緣河行·····	一七一
飛龍泉·····	一七六

鄰居們

「那是最好的時候，那也是最壞的時候；那是智慧的年代；那也是愚蠢的年代，那是信仰的世紀，那也是懷疑的世紀；那是光明的季節，那也是黑暗的季節，那是有望的春天，那也是無助的冬日，我們什麼都有，我們也什麼都沒有；我們都是走向天堂，我們都是走向相反的路——」

——狄更斯：「雙城記」

在艱辛的生活的壓迫之下，在苦痛的日子煎熬中間，人們的情感多變得粗糙了。他們都過分地誇張着他們的喜悅和悲傷，今天有囂喧的歡笑，明天又是無言的悲傷和不斷的爭吵，不斷的眼淚，把我這個孤單的人包在他們的激情之中。我是住在那麼一所大樓裏，四面都是人，頭頂上和腳底下也無

非是人，不同的人和永遠在變換的情感緊箍在我的周遭，顯得我是那麼渺小，幾乎我都快要失去了我的存在，唉，唉，在這裏，我不就是一個頂可憐的人了嗎？我想這些空洞的語言，不能使你們得着具體的印象，我還是停止我的煩燥的漫步吧，安靜地坐下來，用我拙笨的手和拙笨的筆，勉強地畫出一個輪廓來吧，第一位我先說到的，就是：

鵲子先生，

因為他不久就要離開我們了，在幾年的辛苦奔走之後，他就要做×××××的委員了，他再不那麼過分地謙恭，不過當他把那張新印的有官銜的名片送給我，連我也感到一份榮耀哩！

對於諸位，我想他也是不陌生的。他的名字時常印在報上，只有一次，好像不大妥當，那是在啓事欄中，用特號字排的：「警告×××」連我看到

也覺得很驚訝，因為我以為他不是那樣一個壞蛋，我們雖然是緊對門的鄰居，每次他遇到我總是嘴裏喃喃地，使他的身體彎到九十度以內，爲了回答他的敬禮，我也只得彎腰相候，於是我就看到了他的美麗的長髯簡直拂着地上的塵土了。他也許比我看得更清楚，他既不說什麼，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

但是千萬不要被他的長髯嚇倒，說起來，他還是一個不到四十歲的人。他生得很矮小，可是很有精神，只有他的那一副大眼鏡總是那麼懶散地掛着，每個人看見他，自然心裏就會暗自想着：「唉，我替他扶一扶眼鏡纔好。」說實在話，那不是架在鼻梁上，簡直是落到鼻尖上了，人們都爲他空耽一份心，生怕它會跌碎；可是看到那一把又厚又軟的鬍子，總能放下點心，因爲它可以減輕它下墜的力量。

他時常要捋着他的鬍子，頭搖着，不時地嘻開那張包在鬍子中間的嘴笑着。他是一位「在野」的名人，他參加許多會，對於抗戰好像盡過許多力似

的，他有時很嚴重似地偷偷告訴我：『我有五十萬羣衆呢！』如果我們是那麼不識相地多問他一句，他就會告訴我：『他們散到各地去了，每一個都是抗戰的堅強分子。』

也許他真的看過羣衆來的也未可知，他曾經做過什麼校長，不過聽說有一次由於他的不負責任，在敵人的手裏犧牲了不少：他可是安全地回來了，就把他的名字留在那裏，成爲一個惡人的典型。

好像他是一個人住着的，有時又有一個高大的女人來和他住幾天，有一次，恰巧我在街上遇見了，遠遠地我看見一個穿斗蓬的女人，她的頭上還頂了一個帽子，他的樣子很壯，很像一位軍官在他的士兵前面的闊步，左手好像提了一個大包袱。走到近前，原來是我的錯誤，那個包袱正是我對門的鄰居，我們行過禮之後他正式爲我介紹：『×××先生，×××保育院院長，我的內人——這是隣居×先生，』

爲了不失禮，我把手伸過去迎着她那早已伸出來的手，這却使我上了當，她的手力還真不差，我只是忍着纔不叫出聲。可是微笑還掛在我的臉上，一看到他們夫妻二人，我不得不快些告辭，轉過街角，讓我自己得機會發洩我自己的感情。

因爲是對隣，所以我們時常有談話的機會，於是我知道了他做過高級參謀，××省的民政廳長，××周刊的編輯，……後來好像是由於自我覺悟，纔從事民衆運動，說起來直接間接地他對於這次抗戰還是一個推動者呢？平常他還好說那種生硬的四川話，他曾經告訴我說那無非是爲了適應環境。

我們雖然做了很久的隣居，談話的機會也不少，可是我對於他的思想和意見總抓不到一個頭腦。「在朝」的他反對，「在野」的他也不贊成：他的消息多，祕密性也大；憤慨多，冷嘲熱諷更不少，有的時候我都分不出那些

是假的了。可是他實在該算是一個有地位的人，許多集會都有他，如果有照片，他一定把他的臉，眼鏡和那長鬍子擠到照片裏，臉上還故意裝出來一份表情，有時候是慨慷激昂，有時候是悲世憫人，——可是從來沒有帶出來陰險奸詐的樣子。

其實這個人我以為早就該做官的，自從發表之後，他沉默了幾天，後來，說到許多事的時候，他常用「然而」或是「不過」來轉折，他變成樂觀，覺得一切有希望：他的舉動，他的鬍子和他的眼鏡也都着實值得人尊敬哩：可是我這個光榮隣居，他就要走了，這夠多麼使我難過啊！

正當這個時候，頂在我頭上的那一間屋子忽然起了極大的爭吵，那是一

對

青年夫婦

我知道他們結婚還不到一年，不知道女的工作來養男的，還是男養女的，總之他們的生活是一重一輕。現在好了，爽性連同玻璃的破碎聲，掉椅翻倒聲，起了女人的尖聲的號啕。我簡直聽不見男人的聲音，我還以為她在和自己嘔氣，一直到從樓板淌下許多水來，纔有一個慌張的脚步，在我的門前停住敲過門，推開來，一個男人帶着一雙淚汪汪的眼睛來向我道歉，說明打翻了洗臉盆，一定把水漏下來，然後又急匆匆地上去了。可是那個女人把哭泣換了斥責，還在不依不饒地叫着：

「我嫁你，有什麼好處？受了這麼許多罪，還不知道體諒人，難說是我前世欠你的？」

那個男人並沒有回答，也許我正在忙着拂拭掉上的水，聽不見那較低微

的聲音，我只聽見那個女人吼：

「你說，你說，我哪一點對不起你？我天天跑出去，早出晚歸，可曾抱怨過一句？想不到，你倒管起我來了，我的爹媽都沒管過我？」

那個男人還不說話，這連我都惹急了，我都要代他回答：「要是你的爹媽好好管過你，你也不會兇到這樣！」

可是我的經驗告訴我，別人夫婦爭吵，最好什麼話也不說，尤其是青年夫妻，他們自會和好的，果然不久我又聽見女人的哭泣，聲音是平和多了，還夾着男子低音的哭聲，隱約地我還聽見男人斷續地說着：

「唉，爲什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我們有三百六十天都過得不愉快呢？難說我們不該好好過日子麼？都是我不好，引你生氣，你原諒我吧！」

在這一節話之後，好像那個男人爲更大的哀慟抓住了，嗚嗚地像牛似地哭起來，那個女人好像止住了哭聲，反倒勸解着：

「你不要難過，也是我的不好，我太疲乏了，性情就燥起來，我還忘記告訴你，今天發了五十塊的津貼，明天正是星期，我們可以去買點東西，唉，那面鏡子，怕二十塊也買不下來。」

男人也慢慢止住悲傷，時候已經是深夜，別人怕早都睡了，樓上的爭吵平息了，接着是親愛的蜜語；可是我却又聽見我的間壁的那位小姐的往返腳步，她是××醫院的一位

女看護

平常人們都稱呼她王小姐，其實她說她已經結過婚，她的丈夫是一個軍醫官，在×戰區服務。

她至少也有三十五歲了，可是問到的時候她總偏着笑着要人猜。她的臉頰好像垂下來，她的眼睛時常睜着望人，那是因為她近視可是不戴眼鏡的緣

故。她的工作有時在日裏有時在夜間，可是每次她下班回來聽到她那半高跟鞋在咯咯地由遠而近到來，必定要敲我的門問着：

「X先生，有我的信麼？」

爲了客氣，最初我總是含笑的回答：「沒有；」可是這簡直成了她每日的課程，我就不耐煩地告訴她了。

「您的信，我想最好還是寄到醫院方便些。」

「不，醫院太雜，我自己有郵箱，因爲我的信實在多不過，我生怕朋友們會把信寄到這裏來，尤其是我的先生，——」

「你的先生常有信來吧？」

「那纔多呢，我們沒有結婚的時候一天兩封，現在是少了些，哼，近來有些天沒有來了。」

說到末一句，她的聲音低下去。

『好，好，以後有信送了來，我一定給你代收。』我同情地和她說，『不過我自己會送給你，——』還有半句話我沒有說出來，那該是：『請你不要敲我的門。』

可是我的話並沒有生效，她仍舊來敲我的門，有時候我真氣了，想和她不客氣地說幾句，不過一看見她那麼焦灼的神態，我又把話忍下了。

她搓弄着兩手，抖着一條腿，頭偏着，眉縐着，用極平和的聲音和我說：（我聽得出，她的聲音實有些顫。）

『密斯特×，是不是這一句的Air mail斷了？』

『我想不致於吧，不過，非常時期，郵件照例慢點。』

『I Worry——』

她並沒有說出來她愁些什麼，只是把眉縐得更緊，搖着頭走了。

到晚上，應和着我的踱步，她也走起來了，我踱着；是在想什麼事；可

是她的腳步，擾亂了我的思緒，我就停止了，躺到床上看一本書，可是她的腳步還是沒有停止，「咯——咯——咯——咯——」等我快要入睡了，那聲音還是「咯——咯——咯——」睡了一大覺醒轉來，發現曙光已經偷上我的窗口，那聲音還是：「咯——咯——咯——」

早晨我們又遇見了，她照例和藹地和我說：

「Good morning, Mr. X」

我也微笑着和她點頭，然後她似乎很活潑似地走了，那「咯咯——咯——咯——」的聲音由近而遠，由大而小，終於算是消失了。

不知道是她的行態引起他們的好奇，或是受了他們的父親或母親的暗示，一羣大大小小的

孩子們